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王制

将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禰注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音義禷音類造七報反下及注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将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将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

乎社者此廵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歴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别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内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

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注正義曰帝謂五德之帝者謂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為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祭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案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案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

各隨義立名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注事謂征伐音義與如字朝直遥反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將謂執以致命柷鞉皆所以節樂音義柷昌六反樂音岳鞉音桃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注得其器乃敢為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音義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圭字又作珪案說文珪正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鬯勑亮反秬音巨黑黍也疏義

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諸侯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

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圭則用璋故王度記云天子以圭諸侯以璋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二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為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褻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注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為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

事則此常朝別也將謂執以致命者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案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敔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敔所以節一曲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

殺也

音義　辟音璧注同頖音半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為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案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

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宫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辟明也者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雝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頖是分判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樂詩注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又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注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音義禡馬怕反又音百注同為于偽反下

為畫物同禱丁老反受命於祖注告祖也受成於學注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音義訊本又作誶音信注同馘古獲反截耳斷音短下斷斂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各之事各依文解之受命於祖者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

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
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
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注正義曰
案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
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
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
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
雅類既為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
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
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為
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
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
之為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
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
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
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

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釋菜奠幣者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案釋言云訊言也

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頖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案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音義乾音干庖步交反蒐所交反獮息淺反腊音昔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注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注為盡物也音義合如字徐音閤掩音掩本又作揜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音義綏依注音緌耳佳反下注同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佐車驅逆之車音義獵力輒反驅丘于反又丘遇反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注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絶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音義

獺徐他達反又他瞎反豺仕皆反罻音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苓音同說文云草曰苓木曰落蟲直隆反下同蟄直立反

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注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音義麛本又作麑音迷同卵力管反胎吐来反殀於表反殺也夭烏老反斷丁亂反又音段少長上詩召反下丁丈反

不覆巢注覆敗也音義覆芳服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為賓客者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者下殺者也案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廚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

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髃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天子不合圍者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説若皇氏以此為夏殷禮下曲禮為周禮義或然也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獺祭魚者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里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

禁罝罘羅網又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者案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設尉羅者案說文云尉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尉羅總是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案月令季秋草木黄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

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案司爟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案春秋昭六年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書則陶鑄也不麛不卵者據春時特甚不殀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麛天鳥翼鷇卵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麛天天與麛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天注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為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案穀梁傳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

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
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
春秋之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
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
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為三時
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曰乾
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注為正云周禮春曰蒐
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
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為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
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
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觧也然春秋四時田獵
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
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
緌當為緌者緌字是糸旁妥是登車之索緌字是糸旁
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緌字故云緌當為緌云有虞氏之

旌旗也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旗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綏不同也佐車驅逆之車者案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殺止之時名不同也案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總放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

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昆明也者案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曰故為明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音義杪亡小反度支大各反下音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注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音義耗呼報反殺色戒反又色別反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注通三十年之

率當有九年之畜出謂所當給爲音義量音亮率音律又音類本又作繂之畜勑六反後皆同祭用數之仂注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音義仂音勒又音力什音十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音義紼音弗躐力輒反輴勑倫反索悉各反喪用三年之仂注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注暴猶耗也浩猶饒也音義浩胡老反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注常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注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音義日入一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家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幷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文解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

之用量其令年入之多少以為來年出用之數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案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乘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箇陽九年一箇陰九年一箇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箇陰陽各三年災歲

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歷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注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均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畧有閏月十三足為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是王肅以為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為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

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云筭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爲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彼注阞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不敢以卑廢尊者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絚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尊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

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内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為新死者而為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為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暴猶耗也者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

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注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注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音義期居宜反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注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

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音義縣封上音玄下音窆彼念反不為于偽反注又為同紼音弗上時掌反下大夫以上同辟音避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注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庶人縣封者庶人之喪賤無碑繂窆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

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為雨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注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案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為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

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案膏肓休以為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為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案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傳其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駮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

畀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案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其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

厚非禮許愼謹案公羊説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説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為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駮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畧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説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愼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説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説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案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説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為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知縣封當為縣窆者若封是封上無

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為窆也不直云封當為
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下
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
猶有二綍今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紼下
棺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案異義公羊說雨不克
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
既有日不為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
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
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
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案釋廢疾云雖
庶人葬為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
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
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
葬皆為雨止云封謂聚土為墳者以對上封為窆故明
之云封謂聚土為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者
是周禮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

爲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案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二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者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禄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

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
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
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
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為大夫
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
之言故祭中兼為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
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
奠及非
時祭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
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
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

而已音義祧他彫反契息列反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注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音義適丁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毁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别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来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

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為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至禘數高

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别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别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毁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毁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毁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大祖始封之君者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

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別子爲祖者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

為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繼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

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總號故春秋殺卿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鄑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上士二廟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旣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寢適寢也者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音義礿余若反夏曰戶嫁反注夏曰礿夏祭曰下云夏爲同禘大計反烝之承反祠音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音義霤力救反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

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春曰礿者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礿者新菜可礿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注正義曰蓋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巳改禘爲禴故於祭義畧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祭者案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

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知五祀是司命中霤門行厲者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諸侯五祀無户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户竈中霤門行以為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别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為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别為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視視其牲器之數者案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飱五牢饔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飱四牢饔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飱三牢饔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籩豆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為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為五等諸侯云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

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音義鯀古本反熊音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

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注正義曰案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鯀云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者案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案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為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

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其黄熊之言稱入羽淵案爾雅鼈三足能先師或以為黄能義或然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音義犆音

特祫音洽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音義朝直遙反諸侯礿犆注互明犆礿文音義互音户又户故反禘一犆一祫注下天子也祫歲不禘音義下户嫁反嘗祫烝祫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祫祭惟犆為時祭之礿故云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為祫祭後為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烝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礿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礿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

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為始故也諸侯礿禘者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禘上也此見先時祭故礿在禘上禘一禘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惟禘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礿在禘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祫故云嘗祫烝祫鄭既云諸侯祫歲不禘是諸侯當祫之歲法不重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故違鄭注其義非也注正義曰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案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因以為常者案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為一祫祭是後因以為常云天

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為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皆為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然案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大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適死君之年為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有

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為仲遂卒畧言有事傳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於武宫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内再為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為祫新君三年為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識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識五月即禘比月而為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絰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

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大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祫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況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國也案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

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祫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為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案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魯人云廟用修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大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祫為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

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

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礿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音義大牢如字又音泰少詩照反日入一反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

宜而已音義稻音盜卵力管反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注握謂長不出膚音義繭字又作蠒公典反握厄角反長丁丈反膚方乎反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注故謂祭饗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注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

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
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
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
廟以仲月非鄭云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
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
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
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
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
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
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
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
存焉案春秋桓八年正月已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
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
公羊以爲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爲公會王人于
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祫
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

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為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案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雛嘗黍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下而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閣答云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殽脀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豳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

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
羊宜黍之屬是也握謂長不出膚者公羊傳曰膚寸而
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故謂祭饗者案
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
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
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
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
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
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
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
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
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
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
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庶羞不踰牲注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燕衣不踰祭

服寢不踰廟音義燕伊見反疏注正義曰案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馳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音義藉在亦反稅式銳反借子亦反

市廛而不稅注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音義廛直連反邸丁禮反

關譏而不征注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

音義譏居宜反征本又作正音同注下皆同札則八反又音截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注麓山足也音義麓音鹿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音義圭音畦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若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

所賣之物市内空地曰廛城内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内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寛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注正義曰藉之言借也者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爲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案孟子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

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雖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為夏政寛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井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惟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别也云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内用

夏貢法者案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注云廛里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

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則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內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不同而言之皆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為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

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適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為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譏禁謂防遏為重其殷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麓山足也者集傳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也柰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山澤之異也征稅也者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正謂稅也引孟子書者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即周禮

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師文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治宮室城郭道渠疏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疏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

司空執度度地注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音

義度度上如字下大洛反量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注觀寒煖燥溼沮謂萊沛音義沮將慮反沮沮洳也煖乃管反又況袁反下文同萊音來何肖云草所生曰萊庚云草也沛蒲具反何肖云水所生曰沛何休注公羊傳云草棘曰沛量地遠近注制邑井之處音義處昌慮反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音義任而鴆反築音竹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注寬其力饒其食音義食壯音嗣又如字下側狀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井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

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饋壯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壯糧故云饒其食注正義曰言觀寒煖燥溼四時燥溼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溼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胤云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制邑井之處者案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為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事謂築邑廬宿市也者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用力雖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案遺人云凡國家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注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音義燥素老反廣谷大川異制注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

俗注謂其所好惡音義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注謂其性情緩急音義齊才細反緩户管反五味異和注謂香

臭與鹹苦音義和胡卧反下同臭尺救反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

音義械户戒反何休注公羊云攻守之器曰械鄭注大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郭璞三蒼解詁云械器之總名衣服異宜注謂旃裘與絺綌音義旃裘上之然反下音求絺初宜反綌去逆反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注教謂禮

義政謂形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注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注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湼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卧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音義被皮義反下同雕本又作彫同彫刻鏤也題大兮反趾音止刻音克肌音飢湼乃結反相鄉許亮反僢昌戀反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注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音義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

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音義嗜欲市志反寄京義反鞮子兮反譯音亦閭如字又閭厠之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者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不易其俗者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為言修此教化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禮義政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自中國以下至北方曰

譯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氣多煖雖不火食不為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雕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其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卧時頭鄉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於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

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説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鳬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

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知土性則信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其所好惡令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惟云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總惟二剛輕速總是急也柔重遲總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皋陶行有九德是也謂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鎛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彫文者案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湼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卧則僢者言首

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僢而同邸正本直云卧則僢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皆俗間之名者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為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注得猶足也音義度大洛反參七南反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注立小學大學音義咸行緘反樂音岳又音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

尊君立學之事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悦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

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禮記注疏卷十二

禮記注疏卷十二考證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帝謂五德之帝○臣召南按上帝即天也鄭以五德之帝觧之又自生荆棘類乎上帝告天也宜乎社告地也造乎禰告宗廟也豈不簡易明了乎

注疏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小宗伯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依字訛於遂不可解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疏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

臣名南按晉文侯當作晉文公下文引崔氏言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文公事也

又疏魯無弓矢之賜云云○臣名南按疏文甚迂魯公初封即受大弓賚誓謂為方伯矣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疏按詩注曰王廱水之外圓如璧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臣名南按鄭此注與詩箋異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

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

然孔疏引箋稍加裁截文義未明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

○臣名南　按孔疏引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

為田即一曰乾豆之等此說甚確何以注戴記復據

公羊家緯書之陋也孔疏言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

其夏名故夏不田尤為穿鑿無理若然則虞時不當

設虞官矣

士庶人三日而殯注疏按膏肓休以為○臣名南按當作何休膏肓以為倒休字於膏肓下刊本轉寫之誤也

又疏許愼謹案易下邳傳其容說○當作下邳傳其容易說

天子七廟注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云云○臣名南按鄭解經最僻莫如七廟之說專據元成而尤足駮者謂殷人六廟夏五廟無太祖也虞夏

固無可考若殷人七廟則尚書有明文而所謂三宗
者與太祖並百世不祧不在七廟之數者也咸有一
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疏曰漢氏以來論七廟
者多矣其文見于紀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
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
三昭三穆與太祖祭法云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
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韋元成議
周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鄭元據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武王制注殷則六廟云云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非獨周人始有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按書疏此段甚精惜不移入此注下以正鄭之失也

諸侯五廟注疏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云云○臣名南按魯有文王之廟僭也立武公之廟以耦魯公又後人之妄不得以為典常

大夫祭五祀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云云○臣名南按周禮儀禮及禮記他書皆言五祀獨祭法言七祀康成遂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實臆說也周禮所云豈商制乎又五祀所祀之神解說不一左傳國語以五行之官為說月令則以為門戶行竈中霤先鄭解周禮則以為五色之帝大約月令近是白虎通高堂隆及劉昭之徒則去行而祀井亦微不同若康成此注則猶執祭法之七祀為加減

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顧炎武曰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也此言因國左傳子産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疏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臣名南按文義當作皇氏之說非也刋本相沿誤脱非字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疏又司馬云井十為通○司馬下脱法字

禮記注疏卷十二考證

謹案第一頁前五行類乎上帝古本類作禷觀陸
德明音義可見但自宋以來相承作類今仍兩
存其舊
第五頁前四行疏築土廱水之外刊本監本毛本
築土訛作云王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疏陰五謂水五年諸本五並訛
三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疏卜葬先遠日諸本卜訛士據

宋本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疏堂九尺諸本九訛七據宋本改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疏鼈三足能諸本能訛熊據宋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八行疏審諦昭穆諸本諦訛遞據宋本改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注四之日其蚤刊本其蚤訛

作共早今改

後七行音義日入一反刋本入訛人據釋文改

第三十一頁前六行疏汜閤荅云諸本汜訛記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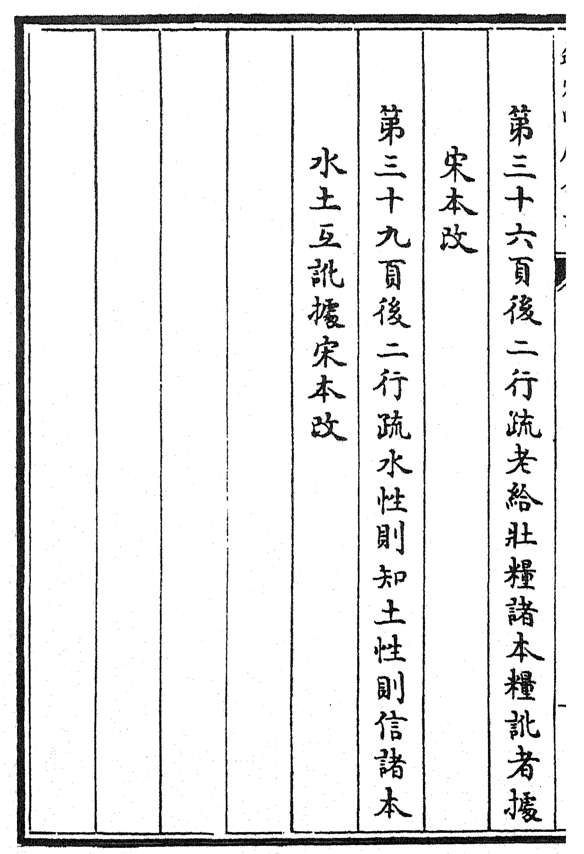
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前四行注夏后氏五十而貢刋本十

訛千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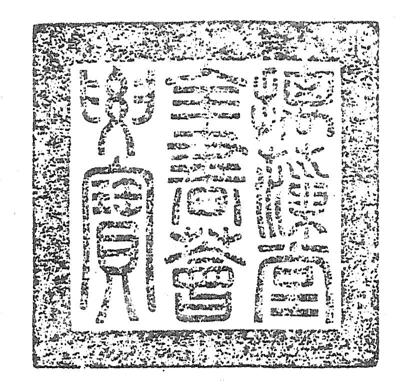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頁後四行疏其實諸侯郊內亦用貢法

諸本內訛外據宋本改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老給壯糧諸本糧訛者據宋本改

第三十九頁後二行疏水性則知土性則信諸本水土互訛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 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 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 臣王 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王制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音義防本又作坊音同恤辛律反逮音代又大計反肖音笑絀勑律反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注帥循也不循教謂敖狠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音義帥音率循音巡敖本又作傲同五報反狠胡墾反弟大計反本又作悌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音義朝直遥反庠音祥與音預蜡仕詐反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注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音義覬音冀復扶又反下又復復移復與同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音義爲于僞反下爲親爲爲其大亦爲皆同不變移之遂如初禮注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注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録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注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

考有德行道藝者音義選宣戀反下皆同行下孟反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注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注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音義給音急傜本又作繇

音選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音義樂音岳長丁丈反下同夔求龜反命女音汝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注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注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音義夏戸嫁反注及下注夏官同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注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音義適丁歷反下注同造才早反徐七到反　凡入學以齒注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注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音義胥息餘反又息呂反下同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注去食樂重棄人音義去丘呂反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注棘當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音

義屏必郢反棘依注音僰又作僰蒲北反偪也偪彼力反大音太舊他佐反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禄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各隨文解之脩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别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

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逮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奬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惡總之於此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絀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帥師教屏退絀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鄉人入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有經術自樂正崇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非惟鄉人所教如此王子公鄉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大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鄉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總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

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總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耆老皆朝于庠者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内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内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内之人曰進士者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

文不具耳注正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者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總言者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既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案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

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案黨正職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亦謂之飲酒中年考校者案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敖狠之人爲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

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郊鄉界之外者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遠郊之外曰遂者案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爲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與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

事則在遂學與鄉同遠方者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盖隨罪之輕重而爲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内地故下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録也者案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録其長幼故云齒猶録也移名於司徒也者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録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惟升名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案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興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

者爲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可使習禮者案内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選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不征者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此繇役者俱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次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免其繇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云能習禮則爲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立身故爲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案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餘子十八入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

已能習禮爲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亦早能習之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者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官教胄子之義孔注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云高尚其術以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先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教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尚書傳曰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之等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春夏陽也者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

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以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爲偏主耳皆以四術成之者解經皆造焉謂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大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皆以長幼受學者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此所簡者謂王大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有鄉人故

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案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者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

謌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僰之言偪者案漢書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讀為偪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為偪廹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二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

司馬辨論官材注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音義其論如字舊力困反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注各署其所

長論定然後官之注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注命之音義任而今反下注同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音義衣於既反卒子忽反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注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音義技其綺反本或作伎後同贏本又作羸力果反肱古弘反擐舊音患今讀宜音宣依字作揎字林云揎揎臂也先全反脛胡定反見賢遍反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注言

技謂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注欲專其事亦爲不德出鄉不與士齒注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注亦賤疏正義曰此一節主論司馬之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及居官黜退之事司馬辨論官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

祿有發者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凡執技至士齒者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者言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裸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注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死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師發卒也言技謂此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前經已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欲專其事亦爲不德者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

有之事非但欲使尃事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注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音義辟婢亦反注同必三刺注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音義刺七智反殺也斷丁亂反下制斷斷計同中如字又丁仲反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注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注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注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

道不即人心即或爲則論或爲倫音義論音倫理也注同郵罰麗於事注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音義郵音尤俗作郵麗郎計反當丁郎反假古雅反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注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音義量徐音亮後皆同別彼列反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注盡其情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

比音義氾本又作汎孚劒反比必利反注同例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注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音義平彼命反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注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音義棘紀力反要之於妙反謂要最舊一遙反槐回懷二音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注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

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注又當作宥宥寛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義又義作宥忘音妄凡作刑罰輕無赦注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音義爲于僞反易以豉反後易犯同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注變更也音義侀音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注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音義析思歷反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巧起教反又如字蠱音古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注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音義鷸伊必反徐音述弁皮戀反般百間反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注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音義行下孟反華戶瓜反又如字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注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音義日入一反此四誅者不以聽注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注亦爲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注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音義璋之羊反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注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音義中丁仲反下皆同幅方服反耒耜上力對反下音似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注不示

民以奢與貪也咸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注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注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音義夏戶嫁反下春夏同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注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音義蜃常忍反雉化爲之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注關竟上門譏苛察音義竟音境苛音何又呼河反疏本亦作呵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各隨文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

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者附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為而入重罪令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肆赦是也凡制至於事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附本情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或為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郵罰麗於事者郵過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為喜怒也必原父子之親者原本也權平也凡

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
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
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
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
者謂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别之謂分
别善惡使不相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
獄之人盡悉己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
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汜與
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
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決之也衆疑赦之者
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
行故事曰比比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
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成獄辭者謂獄吏初責衆
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
正獄之正也吏以成辭告於正也正聽之者正得吏告

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以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吏共參準聽之也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王三又者三三事也又當爲宥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刑者侀也者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侀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侀體之侀訓此刑罰之刑以爲侀體之侀言刑罰之刑加人侀體又云侀者成也言侀體之侀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

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爲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行僞而堅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僞而辯者謂言談僞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衆如此者殺案史記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假於鬼神者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咫八寸爲咫鄭注四當爲三則帛廣二尺四寸注云弓矢耒耜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敦杅之屬即飲食器也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者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之人防

姦僞寀非違注正義曰案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其意者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爲罪也雖是罪可重猶赦之者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制斷也者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制五刑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麗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爲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爲斷也引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者證經即爲即就之義案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

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爲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爲倫也正於周鄉師之屬者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别爲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奏即是因之狀辯爲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案朝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

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成以爲此外朝位在皋門内庫門之外王使三公者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上既有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云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者案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此遂士職文也獨舉遂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舉遂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卿會之六卿以獄告于王也一宥曰不識以下是周禮司剌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誤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當三事故

造辟者然後制刑左道者盧云左道謂邪道地當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若巫蠱及俗禁者案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宮是也初江充曾犯太子見上年老欲立太子充恐立必誅充充遂謀太子爲桐人六枚埋在太子宮中乃譖太子於帝曰臣觀太子宮有巫氣王遂令江充掘之果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太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遣丞相劉屈氂將兵伐太子太子急竄於湖縣民家而藏後事發太子遂自殺而死於其處湖關老人訟太子無罪帝乃悔之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爲蠱是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淫聲鄭衛之屬者以鄭衛多淫風故鄭衛爲淫聲云之屬者則桑間濮上之音故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

異服若聚鷸冠瓊弁者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瓊弁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服虔注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窆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總謂般也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習僞習非是虛華辯博而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今時持喪者謂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墻蓋謂舍宇尊物非民所宜有者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凡以其不可用也者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虣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

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有謂全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于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璋案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周禮仲冬斬陽木者此周禮山虞文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音義惡烏路反注同策書測入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注正義曰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

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禮籍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具下檀弓疏此惡亦謂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天子齊戒受諫注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音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皆同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注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音義會古外反注同

冢宰齊戒受質注質王受之

大樂正大司寇市

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注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注百官此三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注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注饗養之音義勞力報反成歲事注斷計要也制國用疏正義曰此下至制國用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者司

會總王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齊戒受質者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注正義曰知齊戒受諫

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以其歲終受質故知諫王當所改為謂改其舊事更為新事故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司會冢宰之屬者案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案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薄書總要成就大樂正者案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於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為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百官此三官之屬者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曲禮

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
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注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
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音義食音嗣注及下注并下文食之並同養如
字徐以尚反下同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
諸侯注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
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各依文解
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

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饗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

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爲飫也其禮亦有飰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餚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

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時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爲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爲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露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

之則止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五十養於鄉者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者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爲養於鄉云不爲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注云國中小學也注正義曰兼用之備陰陽者以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

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為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國國中小學者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為殷制

無正據可馮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注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音義瞽音古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注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上觀音義粻陟良反離力智反觀古亂反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注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音義絞户交反紟其鴆反冒亡報反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

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注煖温音義煖乃管反下同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注尊養之音義從才用反又如字七十不俟朝注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注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注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注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

不孤音義與音預下及注同五十而爵注賢者命爲大夫六十不親學注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注致政還君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老人力衰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拜於地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自五十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食養之法隨年爲品也五十異粻者粻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

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爲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辦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椁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也九十日脩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七十不俟朝者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

云日有秩注正義曰揖君則退者案儀禮大射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云變通言揖使近北者遍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每月致膳者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力稍衰也者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案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案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

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爲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此言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又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徒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云是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爲宗

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孤為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賢者命為大夫者經直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為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為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

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音義糾居悠反徐居酉反絿音求又音虯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

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音義皇音皇本又作皇冔況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纁許云反牟莫侯反追丁雷反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已而引户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

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音義復除上音福下如字又直慮反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注廢廢於人事音義養如字又以尚反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注自從也音義期音基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將徙於諸侯者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為人所欲故惟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從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

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從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注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爲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

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爲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駮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皇冕屬也者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案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皐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惟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服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服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爲養老首還服皇冠雀

氏云以爲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縞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尚白而以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此縞衣謂白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

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宗人所著故康子僭效之宗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别案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椎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注餼廩也音義少詩照反下注少者同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廩立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踝也踝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注斷謂支節

絶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音義瘖於金反啞也聾力東反跛波我反躃必亦反兩足不能行也侏音朱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絶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鎛注云使聾鐘蘧篨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聾之侏儒扶盧注云扶持也盧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篨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注道中三途遠別

也音義別彼列反下文并注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

相踰注廣敬也謂於塗中音義行如字一音戶剛反輕任并重任

分斑白者不提挈注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音義并必

性反本又作併提音啼挈本又作挈苦結反疏正義曰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

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注徒猶空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注造爲也疏正義曰皇

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注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注億今十萬音義億於力反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注萬億今萬萬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案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

長闊一里注正義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萬億今萬萬也者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秖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

云萬億但古事難悉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注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注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注荆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注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注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注雍州域音義雍於用反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注九州之大計音義斷音短方

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注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音義去先吕反率音律又音類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内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害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過千里遥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遥近皆放此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疏正義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寸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

十一步者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注正義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為步小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

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

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音義閒田音閑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

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為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庸閒田

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疏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旣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玖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

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之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内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内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

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音義祿食音嗣又如字下皆同爲朝于僞反清如字徐才性反潘芳袁反米汁也

諸侯世子世國注象賢也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音義辟音避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注列國及縣內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襍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君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故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大國三

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
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
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
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
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
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
宜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
其國者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
子未得賜爵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
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
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
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
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
畿外則王命次子行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
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者諸
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

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注正義曰浴用湯沐用潘者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之邑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云爲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内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内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

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總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注鄉飲酒鄉射音義冠古亂反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注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音義長丁丈反斛洪谷反幅芳服反狹户甲反

禮記注疏卷十三

禮記注疏卷十三考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臣召南按入小學大學之年爲說不一鄭此注據伏生大傳也白虎通則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取白虎通說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陳選曰教者雖分四時學者則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也

注疏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云云○臣召南按此

疏甚是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注曰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

然則縣正鄙師皆必有學同於州長黨正可知矣

郵罰麗於事注郵過也○顧炎武曰郵即尤字古通用詩賓之初筵曰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國語曰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漢書中以郵爲尤甚多

史以獄成告於正注正于周鄉師之屬疏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臣召南按鄭注賴疏始明據疏

則鄉師之屬鄉師二字當分讀猶云鄉士之屬士師之屬也地官鄉師職雖有掌其刑令糾禁聽其獄訟之文孔知鄭必非誤引者以下節注周禮鄉師之屬云云直引秋官鄉士及遂士縣士朝士職文也

執左道以亂政殺注若巫蠱及俗禁疏王遂令江充檢之〇王字係帝字之訛又故思子望子歸來句當作築思子宮刊本相沿誤脫築字宮字耳

天子齋戒受諫〇臣召南按此句依注疏爲司會節引

首與下冢宰齊戒受質三官齊戒受質百官齊戒受質正是一例但經文明云受諫下文會計歳用非諫也宋儒以此句上屬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之下於義爲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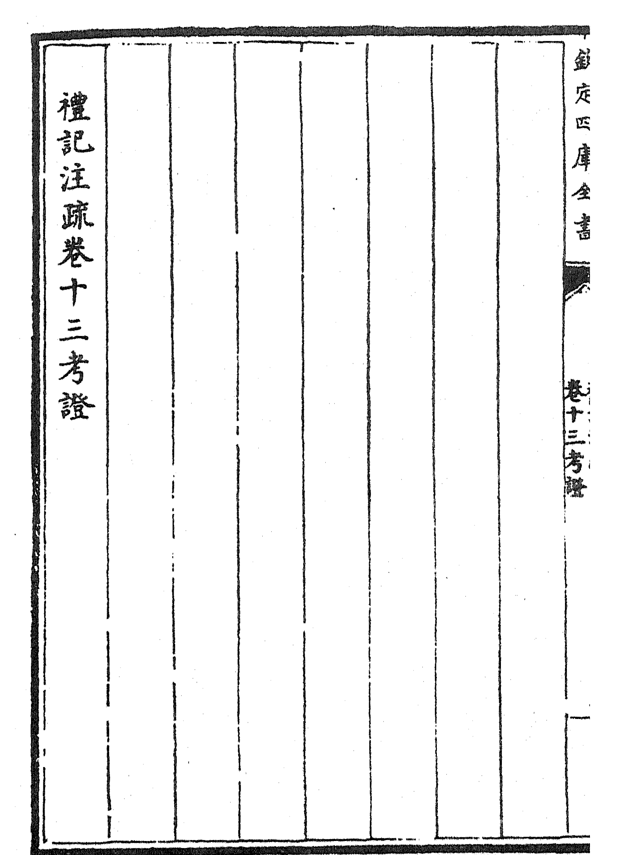
九十日有秩注有常膳○臣召南按周禮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引此文賈疏曰謂日月有秩膳即此經秩酒是也但秩酒秖秩膳中一事耳

五十不從力政注疏其野王城之外力徒又少○徒當

作役

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疏○陳澔曰按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臣召南按此下自爲一節舊本誤接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之下而以上節疏附篇末今移正



禮記注疏卷十三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六行疏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刋

本監本毛本鄉訛射據宋本改

第八頁後五行疏但逐其陰陽以為偏主耳諸本

逐訛遂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疏幅廣四咫八寸為咫諸本咫

並訛尺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疏閔子性孝諸本孝訛善據宋

本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疏若問帷薄忘有在焉刊本忘訛志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六行疏字刊本訛作注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八行疏詩韓氏刊本詩訛説據宋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六行有虞氏皇而祭古本皇作㙮

第三十頁前五行疏耆老掌其割亨刊本割訛制據周禮改

後八行疏其冠未聞諸本其冠訛貿衣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疏盧戟柄也刋本戟訛戰據

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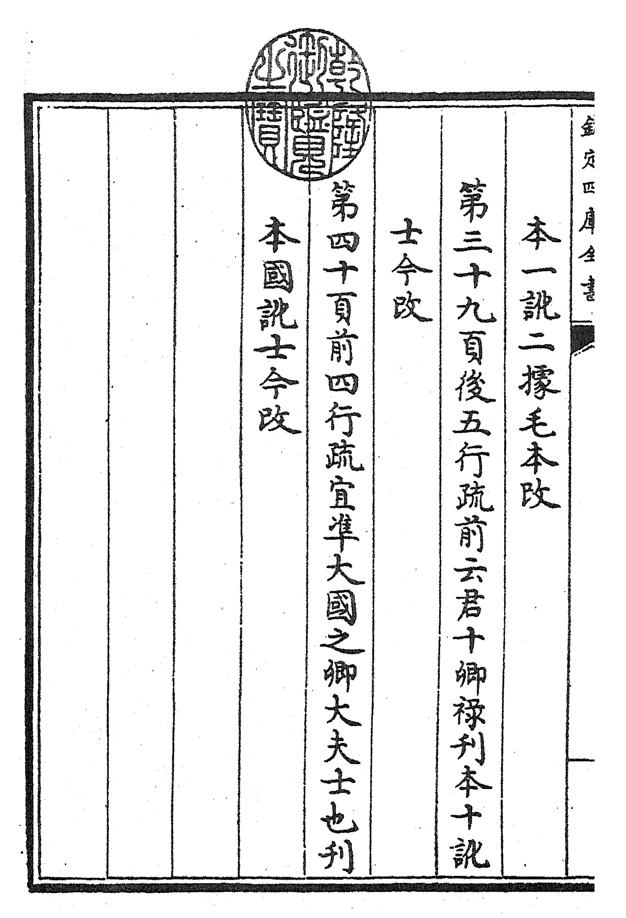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斑白者不提挈古本挈作契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東西亦長二十五步刋本

二訛一據毛本改

後五行四里剩一里刋本四里訛四百據毛本改

第三十八頁後二行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刋



本一訛二據毛本改

第三十九頁後五行疏前云君十卿祿刋本十訛士今改

第四十頁前四行疏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刋本國訛士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王元勛